

570

熊琦編

邵味先生

最近言論集

潘序年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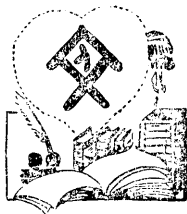


出版社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948B



鴻英圖書館

登記 65904
 書碼 928.380.4/410.6
 到期 27/7/30
 價格 \$.22
 備註 _____



65904

郭沫若先生

最近言論

熊琦編



1938.3.20 初版

離騷出版社

~~1543875~~

目次

- 一 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
- 二 對於文化界人的希望
- 三 日寇之史的清算
- 四 我們爲什麼抗戰
- 五 日本的過去・現在・未來・
- 六 武裝民衆的必要
- 七 抗戰與覺悟
- 八 紀念「二一，九」鬥爭的二週年
- 九 忠告日本政治家

十 飢餓就是力量

十一 克服三種悲觀

十二 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鐐銬

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

中國戰爭已經繼續了七個月，從表面上看來，我國內部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而國際間的形勢却似乎依然鎮定着，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因此，有些見識膚淺的人，便不免陷入於沉悶，悲觀，焦燥，失望的地步，惶惶然不可終日。即使口裏不說，心裏也在默念，以爲抗戰這樣支持下去，中國就只好滅亡。這種心理，我們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毒素，這比敵人在各戰區內所施放的各種毒氣，還要厲害到無數倍。敵人也窺透了我們一部份具有這樣的心理，它自然是不肯放鬆的，立刻便利用起來。南京被佔領了以後，由敵人方面屢次所放出的搆和空氣便是這種心理的利用。我們可以堅決地說，搆和空氣就是敵人所施放的毒氣，那是一種戰畧，是在欺騙我們，進攻我們，企圖消滅我們的戰鬥意志。我自己在日本，前

前後後住了二十年，敵人的內情，尤其是他們對於侵略中國的鬼蜮心腸，我是比較知道得很明白的。怎樣吞滅中國，是他們幾十年來一貫的國策，一貫的教育。尤其是他們的軍人，自幼年學校一直至陸軍大學，一生一世都是受着侵略中國，併吞中國，滅亡中國的這種教育的培養。日本軍人的簡單的腦筋裏面，除掉侮蔑中國。侵略中國，併吞中國這些想念以外，可以說只是什麼思想也沒有的。他們幾十年來的處心積慮只是在待機即動。自從「九一八」以來，他們認為這時機是到了，故爾每年每歲累進地加緊侵略，形成了自「八一三」以來的大規模的進攻的局面。目前的戰爭要想停止，除非日本人拋棄了它的併吞中國的野心。然而在未遭受到重大的打擊之前而要日本人——日本的軍閥——拋棄這種野心，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日本的勤勞大衆雖是厭惡戰爭，反對戰爭；日本的資本家政治家，眼光比較遠大一點的，即使感覺着抗戰持久對於他們的本國有莫大的危險，爲救濟他們的本國起見，有求和的誠意，然而頭腦簡單的，橫暴的，陶醉於戰勝心理

裏面的日軍閥，絕對地不會容許他們媾和。平時，日本人所有的外交是雙重的，政治家的外交在用優美的辭令彼此喝着香檳酒的時候，軍人的外交接着幾陣炮火把一切條約毀成粉碎，何況目前還是戰時？我們應該要把一切苟安的心理洗刷掉，不要上敵人的當。和平，我們固然歡迎，但目前還說不到。我們總要對於日本軍閥加以嚴重的回擊，使它拋棄了吞滅中國的野心，要到了那一天，然後才有和平的可能。

對於日本軍閥加以嚴重的回擊，使它拋棄了吞滅中國的野心——這樣情形，我們究竟有充分的把握嗎？我敢於堅決地說一句：我們是有把握的，即使沒有充分的把握，我們也應該要努力去做去，使我們達到有充分的把握的地步。爲什麼我們敢於說：我們有充分的把握呢？因爲日本所強過我們的就只有她的比較優良的軍備，其它都和我們相差甚遠。日本本來是資源缺乏的國家，一切近代生產上所必需的原料都在在缺乏。由於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生產競爭的矛盾，更由於日本近

年來向我們積極進攻，促進了這矛盾的尖銳，使日本自己在國際上成爲了幾幾乎是孤立無助的獨夫國。而她的士氣懦弱，民氣渙散，抗戰半載的結果把她所有的醜態完全暴露了出來。日本士兵官佐的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的野獸爲行，是遭了全世界的唾棄的。我們不要以國際形勢是絲毫也沒有變化吧。其實這違心之論，以我們中國人而說這樣的話，未免對不起全世界的人；因爲全世界的大多數是同情我們，並且在事實上是援助着我們的。就在本月十二日在倫敦不是有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開幕嗎？參加有四十幾個國家的代表，有一百幾十個好和平的團體的支援，這會在目前仍然是在進行着的。據最近報紙所載，十四日開第二次大會時，便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主張大會要盡力設法援助中國，制止一切援助日本的行動，並一致指摘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對華侵略行爲，同時還要請求各國政府，對日本停止一切軍火及財政上之供給。這決議，可以說是全世界反對侵略的呼聲，也就是全世界聲援我們的呼聲；我們在國際上是「多助」，日本是「寡助」，由這

一決議是表示得十分明白的。自然，這兒還只是要求，還未具體地見諸事實，然而我們也可以說有一部分是老早見諸事實的。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聲援我們，我們幾乎連日都可以在報章上看見，無論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利物浦，在紐約，在南非，在南美，各地的碼頭工人部早已開始了「拒絕運送一切軍事資源赴日本」的運動。全世界勤勞大眾也在聲援我們，無論在紐約，在倫敦，在巴黎，在孟買，在芝加哥，都已成立了一抵制日貨並拒絕對日借款同盟」的有力的組織。這些，我們要明白地認識，都是圍剿敵人的同盟軍，我們是不可小視的。這種經濟的制裁，在圍剿敵人上，雖然並不見流血，然而同樣有效地足以制敵的死亡。這種武器，大約在不久的將來，要為各國政府所大規模地採用，那是無可疑的事體，因為日本的侵畧明明是危害世界和平的行爲，各國即使不爲人類計，不爲我們中國的安危計，從他們自己的利害立場上也是非起來控制日本不可的。遲早本是時間問題，但我們自己的抗戰態度卻具有着促進的原動力。我們的抗戰態度愈堅決

，則大規模的控制運動，便愈早實現。就單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想恢復和平，都只有加強我們的抗戰決心。除此以外，是沒有再好的方法的。

我們要知道我，我們這年年來對日抗戰，在我國的立場上說來，自然是爲保衛祖國的自由獨立，爲爭取民族的生存幸福的神聖戰爭。然從國際的立場上說來，這次的中日之戰，可以說就是新世界戰爭的前哨戰。抗戰必須有多量的軍火，而軍火的生產量在我國是微乎其微的，在這兒却有多數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多量的軍火供給我們，並且是很多義勇的飛機師來投效，和我們共同殲滅人類的公敵。抗戰的結果必有多量的傷兵，因而必需有多量的醫藥，而新式的醫藥在中國也同樣是不發達的，在這兒也蒙多數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多量藥品供給我們，並有多數外國的醫師醫院，義務地爲我們服務。難民的救濟，戰時生產的設施，國際宣傳的推動，在在都有友好的國家及友好的異邦人士盡力幫助。我們假如沒有這些同情的援助，我們的抗戰過程恐怕是更要艱劇的。自然我們在抗戰期中並不可存依

賴的心理，希望那一國出兵來幫助我們，然而從客觀的事實，用自然科學家的冷靜的態度來加以分析，圍剿日本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遲早總是要在太平洋上展開來的。

和日本的害利衝突得最厲害的可以說是英國。自從歐洲大戰德意志帝國崩潰了以來，成爲英國的威脅的，我們可以說就是日本，英國的重要的殖民地和商場，都是在我們的東方，例如印度，南洋，和我們中國，這些殖民地和商場的安危關係於大英帝國的存亡，日本在東方擁有大量的海陸軍，而且虎視眈眈地想握世界的牛耳，這對於英國的東方生命線是最大的威脅，英國的巧妙的外交和不動聲色的軍事設備，自歐戰以來的一切種種，可以說都是以日本爲主要的對象。英日同盟的廢棄，聯合美國屢次限制日本的海軍軍艦的噸數，新加坡築港，援助我們完成法幣的統一，這些都是對於日本的明爭暗鬪。我們這次之所以能夠和日本抗戰，抗戰到七個月以上，敵人雖盡力想破壞我們的經濟機構，而我們的財政之所

以能夠仍然維持，法幣的統一，是重大的原因。所以日本人這次對於英國頗有恨入骨髓的形勢，時常在報章上雜誌上作公開反英的宣傳，並策動多數的羣衆作公開反英的運動，這表明着兩國的關係是已經充分地惡化着的。英國的星加坡築港費了十幾年的經營，最近已經完成，本月十四才舉行了落成典禮，據報載參加典禮的各國知名之士有一萬二千人之多，僑居新加坡的中國人民均被邀請參加觀禮，美國甚且三艘軍艦開到，偶然地得以參加盛會，而對於日本人，除卻日本總領事被邀請了之外，連新聞記者部不准入場。這也十足表現着英國對於日本人的態度。還有關於私建軍艦的事件，最近在英美法日諸國之間也成了問題，日本人拒絕遵守倫敦海軍軍縮條約英美日五五三之比例，目前正在私下造艦，英國質問日本所造艦噸數，要求答復，而日本拒絕了，結果是英美法聯合起來商量應付。這必然是要引起造艦的競爭，如日英間衝突不至於流血化，日本在這競爭的途中，無論怎樣不是英美法諸國之敵，這是足以促成日本財政破產的嚴重的契機。

日本人是慣愛樹敵的，海軍以英國爲敵，陸軍以蘇聯爲敵。由於政治的立場上，在日本人看來，日本與蘇聯是不能兩立的國家，可能時，她遲早是想把蘇聯消滅的，至少是想把蘇聯的東方的力量消滅。前些年辰日本人早就呼喊著「日本海的內海化」，這意思是說要把蘇聯的海參威東海濱省完全吞併過去。前些年辰日本想侵畧的範圍是以東京爲中心，以東京至遼陽的距離爲半徑所畫的一個圓。現在的那批狂妄的日本軍人恐怕又把這半徑加長，要以東京爲中心，以由東京至包頭的距離爲半徑，畫一個大圓了，然而可惱的是蘇聯並不那麼容易吞併，而且蘇聯的空軍，以海參威爲根據地，可以制日本各大都市的死命。這是使日本人頭痛的資料，日本人屢次想侵犯蘇聯而終不敢下手的，可以說恐怕遭受空襲是最大的一個原因。蘇聯對日本強盜的提防也是早就準備着的。最近報章上載着蘇聯的最高領導者斯達林，答覆一位共產黨員的書信，說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尚非最後之勝利，尚有被武力侵犯之危險，須全國總動員準備一切。這信在目前公開

了出來，不用說是有着充分的政治作用的，這所說的武力侵犯雖不會指明是哪一個國家，但由客觀的事實看來，百分之九十是指着日本。日本對蘇聯沒有停止過她的覬覦，蘇聯對日本不用說也沒有停止過她的防備。這關係遲早是免不得，要用血來清算。

日本軍部悍然以全世界為敵，在他本國也有些明白的人感覺着自己的危險，所以一方面也確實有一部分人想以媾和的手段來欺騙我們，弛緩我們的抗戰意志；另一方面多方用他們的挑撥離間的手段，想在國際間發生作用。她們最大的自然是想離間英美，然而這兩個同使用英語的姊妹國，儘管在她們彼此之間時而要鬧點閱牆的小鬭爭，然而在大節目上她們一貫地是取着同一步驟的，特別在近年來在控制日本的躡屣上，兩國之間尤其體地表示着一致。日本人的向美國送秋波，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其次日本人所想挑撥的是蘇聯以外的國家對蘇聯的關係，她的目的是想糾合起多數的國家運動，然而這種運動就由於日本人的飛揚跋

扈，老早使它化爲不時髦東西了。蘇聯的建國在艱苦的鬪爭中一天一天的明朗化了起來，全世界的人老早已經不把她當爲恐怖的對象，而狂暴的日本倒事實上成爲全世界的恐怖的對象了。日本人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結果，她去找了兩個朋友，一個是希特勒的德國，一個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最初日德協定成立的時候，是在前年的年底那時候我還在日本，日本人一般的輿論是大大不滿意的，以爲太抬舉了希特勒，德國一點也不會有力量來幫助日本。當時的日本外交大臣就因爲遭反對的結果去了職。足見這一協定在日本人看來是所謂「娛情聊勝無」的東西。我們可以不必把它估計得太高。日本同意意大利的協定呢，大體是同性質的東西，我們知道，在歐戰前意大利與德國本是攻守同盟的國家，然而歐戰發生後意大利反加入聯合國裏而成爲德國的敵人。資本國家間的關係都是以利害爲轉移的。日本希望意大利在地中海方面牽制英國，使無法干涉東方問題。但德意兩國的實際力量，在西班牙的內亂上是一個考金石，德意兩國公開地援助西班牙的叛軍，然

而戰爭了將近兩年，一直到現在馬德里都還不會陷落。近來德意兩國有更進一步互相接近的傾向，便是德國國內有一次「不流血的政變」，反對德意聯合的國防軍領袖弗里區，白倫堡及實業界銀行界的穩健份子，爲希特勒所排斥，大約希特勒可以更放胆地和墨索里尼作「兩人三腳」的跳舞了。然而這個接近，對於日本却不是怎麼可以歡迎的現象：因爲在歐洲方面德意兩國的加緊接合，只是促進英美法蘇和平戰線的鞏固而已。

總之，國際形勢只是在增加敵人的困難，我們是絲毫也用不着悲觀的。我們固不可存依賴的心思，然而也不可昧於國際關係的微妙的推移，把應當的同情和援助喪失了。我們要深切地認識，敵人在目前所放出的媾和空氣是敵人所施放的毒氣！敵人早感覺自己的危險，所以想軟化我們以和緩國際的形勢，我們千萬不要上敵和漢奸的當。我們的抗戰前途是浩浩蕩蕩的，加強和鞏固我們的抗日聯合戰線，整備我們的戰時施設，以更始一新的勇氣進行我們的第二期的大會戰，真正

的和平是一定會從這次的神聖的砲火中產生得出來的！

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長沙。

對於文化人的希望

在長沙文抗會演詞追記

對日抗戰業已經過了七個月，現在是已經達到了第二階段了。在第一期中，有我們英勇的將士在前面浴血抗戰，給予了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博得了國際間深厚的同情，這完全是事實。但是，現代的戰爭已經不僅是軍隊和軍隊作戰的平面戰爭，而是整個的民族對於侵略者的立體的戰爭了。我們現在是以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整個地，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是以我們全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文化人的地位和責任，在這時和前敵將士是沒有兩樣的。我們知道，凡是在作戰期中後方的民衆運動必定要和前方軍事行動嚴密地配合起來，然後

才可以得到勝利的保障。前方的軍事行動自然有軍事上的指揮者負責，而後方的民衆運動便要靠文化人來多多努力。文化在抗戰上演有重大的節目，把敵人進攻我們的態度來看，便最足以明瞭。無論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濟南，敵人每進攻我們的一個據點，在以猛烈的炮火毀滅我們的軍事上的工事建築之外，同時還要摧毀我們的一切文化機關，毀壞我們的學校和圖書館，封鎖我們的報章雜誌，逮捕並槍決我們的智識分子和愛國青年。敵人，明明白白是把我們的文化力量看得來與軍事力量有同等的重要的。我們文化人，應該要認清楚這一點，要覺悟着自己的責任，要盡量發揮自己的力量，運用自己的才能，通力合作地搶做救亡工作，然後才對得起自己，才對得起國家民族，才能夠得到最後勝利的保障。

抗戰半年的結果，不錯，我們在事實上是淪陷了廣大的土地，死傷了幾十萬的英勇士兵，並使好幾省的同胞流離失所，這在表面上看起來的確是像失敗了。

因此，在目前便釀成了一部份同胞的徬徨絕路的悲觀態度，這種態度，我覺得是很危險，這在推毀我們自己的戰鬥能力上，比敵人的飛機大砲還要厲害。切實地說，這種態度，簡直可以算是亡國的現象。我們應該要首先打破這種悲觀的情緒，我們的第二期作戰然後才有把握。不然，我們用不着敵人來進攻我們，我們自己便要內潰了。

第一期抗戰中我們的犧牲的確是不小，但是要知道，敵人所受的損失事實上比我們還要嚴重，敵人也犧牲了不少的士兵，銷耗不少的軍火，尤其是損失了幾十年來在我國各通商口岸上的商業經營，國內的生產事業也因戰事的影響大遭打擊，敵人的內部現在是漸漸在呈現着崩潰的現像了。我們舉一個很小的事實來說吧。據最近敵人的報章雜誌上的記事看來，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的街頭游蕩着攬客的汽車，近來每到夜間十一點鐘便要強迫着停止運駛，汽車行每隔三五日也要輪流地被強迫着歇業一日。這所表示的是什麼？便是汽油的告乏啊！還有鐵路

的幹線上所運轉着的客車，近來也有好些班次停駛，這所表示的又是什麼？便是煤炭的缺乏啊！敵人的軍隊，大部份是現代化，機械化了的。軍隊愈機械化，所需要的汽油之類的燃料便愈多，這些燃料，日本自己多是不出產的，只好仰給於外，現在世界各國都有向敵人施行經濟封鎖的傾向，汽油煤炭等一受封鎖，敵人的軍事侵畧也要遭受嚴重的困難。敵人燃料統制，明明是在表示着這種困難的開始的。我們認清了這一層，我們應該堅定我們的信念，加強我們的團結，使抗戰支持到底。

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們所損失的儘管怎樣多，然而我們所收獲的却并不少，即如拿文化人內移這一點來說，也就是抗戰的結果，在們所得的好處之一。過去，在我們文化工作者大抵是集中在幾個大都市的裏面的，例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便是文化集中的地方。「八一三」抗戰起來以後，大家都覺得這種文化人集中都市的現象是不好，大家都在喊叫着文化人內移的口號，然而事實上內移了的

文化人却極其少數，大家都集中在都市上，做來做去做的都是馬路工作。因此，文化宣傳的力量便未能十分深入並普及於民間，民衆運動和軍事行動使未能嚴密地配合起來，第一期在軍事上所遭受的失敗，有大部分怕是應該由我們文化人來負責的。但是，現在好了，各大都市淪陷的結果，文化人便不能不向內移，我自己到過香港，廣州，武漢，長沙，到處都可以碰見許多的文化界的朋友。我們的文化人就儼如幾簇地丁花的種子，被抗戰的暴風一吹，便回我們全國分播了來。這一分播，對於國家民族是有莫大的貢獻的。因爲這一分播，文化的力量便更能深入並普及於民間，在這第二期作戰中後方民衆的動員，一定能夠和前方的軍事行動，更密切地配合得起來。這，在抗戰上比增加了無數兵器還要重要。所以，凡事我們不應該悲觀的，一切悲觀的材料，我們只要肯朝樂觀處想，便都立地可以化爲樂觀。凡事朝遠大處去想，朝樂觀處去想吧，要這樣我們的信念才可以愈見加強，而有油然的希望發生出來。人人要有希望，然後一切的工作才有興趣和

勇氣去擔當，而工作的進行自然也就更加順利了。

總之，文化的力量是推動後方民衆的飛機頭。文化人內移已經是我們所獲得的一項勝利品。然而目前程度的內移，在我看來，覺得還不夠。因為文化人依然集中在後方的大都市上的，這比在上海北平時雖然已算是內移了，但還沒有十足地深入於民間。因此我倒生出了一個對於文化人的希望。便是希望目前集中於後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夠向鄉村間散播去。愈散播得廣，受文化宣傳的民衆便愈多，最後勝利的保障便愈見加強了。

其次，我們文化人，尤其文藝工作者，有一種通病，便是過於潔癖，但我這兒說的潔癖是文字上的潔癖，至如那些高抬身價不願與民衆接近的文化人，那根本不是我所說話的對象，文化人在文字上的潔癖是一方面過於修詞，一方面不願意說重複話。這後者的不願意說重複話，對於宣傳上是有不利的。文化人每不肯耐煩，一種理論或一種言說，如說過了一遍便不想說第二遍。不僅不願意自己

說第二遍而且不願意他人說第二遍。如一種話頭說得太多了，便要煩膩起來，輕輕地批評一句，說「大家都差不多」，或「僅僅是那一套」。這是很不好的現象，尤其是目前。目前的戰時文化是應該注重在宣傳上的，而宣傳的對象則是民衆。我們應該以民衆的水準來做標準。民衆是很樸訥的，民衆是不憚煩的。同樣的言論，只要你肯親切地對他說，就說上千百遍也不會煩膩。譬如民間的童謠童話，民間的山歌故事：那不知是唱了多少年，說了多少遍，然而一點也沒有失掉它們的魅力。據此可以知道，「差不多」並不要緊，反而是值得歡迎的現象。假使抗敵的理論，四萬萬五千萬人都說得來差不多，那正是我們的宣傳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抗敵的理論是很簡單的，並不費怎樣高深的頭腦，如對於這種理論要想差得多，那怕是只好去唱道漢奸理論去。所以「差不多」的現象倒值得歡迎，我們倒應該來喊幾聲「差不多」萬歲！所以我對於文化人的第二個希望，便是不要怕「差不多」。

第三，我覺得我們文化人也有好些是呈現着徬徨歧路的現象的，尤其是文藝工作者，因為自抗戰以來，有好些文藝工作者幾乎完全把自己的工作停止了。（自然我是誠懇地希望着他們在從事着偉大的名山事業。）又有好些人，一見面總是說沒有工作做，或者說請你把點工作給我做，我覺得這種傾向也是很不好的。目前在抗戰期中，到處都是工作，在動員廣大的民衆上到處都是我們的工作場所，我們文化人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搶工作做，不應該存一個等待的心理，一定要作甚麼不平凡的工作。還有人愛嘆息，說工作做不通，當然無論做那一樣工作，並不是怎麼容易的事體，困難是難免的，但要有誠意去克服那困難，凡真是有誠意的人，我想信工作沒有做不通的。從前拿破崙說過「不可能是憊人字典中的字」，我們現在可以改爲「不可能是不誠人字典中的字」。只要大公無私，光明磊落地做去，便自然會有貢獻，工作在等人，不要等工作。

在這兒倒有一件事體值得向諸位報告，那是現在流亡到漢口的一個「孩子劇

團」。他們的團員有二十多個人，頂大的不過十九歲，頂少的只有九歲，他們大抵是上海楊浦工廠裡的工人子弟，戰事一起，他們的家燒燬了，父母失散了，便流落在難民收容所裡。起初是幾個孩子，碰在一起，據他們自己說：那難民收容所裡的生活，簡直是豬的一樣的生活，每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又吃，一點可做的
工作也沒有。那幾個孩子便不甘這種豬的生活，團結起來幹些歌詠演劇的事體。收容所的管理人不高興，說他們搗蛋。管理人說：「你們如要搗蛋，我便要叫你們滾蛋。」孩子說：「滾蛋就滾蛋。」於是乎他們便從第一處收容所裡「滾蛋」了出來。他們又輾轉地改換了好些地方，最後進了法租界馬斯南路的國際收處所裡去，在這兒他們的工作價值才被人認識了，團員也逐漸地增加起來了，他們時常對於所內難民乃至於所內的市民做着工作，一直沒有懈怠。上海淪陷後，他們有一次被請去作歌詠播音，並說他們有意離開到內地去工作。有同情的人便送了他們三百塊錢，他們把來作了路費，他們便由南通逃到鎮江，又由鎮江逃到了徐州，

經過了很遠的路程，又才逃到了漢口。據他們自己講起他們逃難時的情形，小兄弟們的聰明，實在是為我們大人所不能及的。他們說：「他們由南通到鎮江的時候，沿途化整為零，三三兩兩地插入難民群裡面混充他們的兒女。就那樣便逃出了敵人的虎口。」這聰慧，這組織能力，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嗎？九歲的小孩子曉得搶工作做，而我們文化中人中似乎有九十歲的大孩子都還在等工作做，我們不是應該慚愧嗎？

「孩子劇團」的存在，我在上海時早知道的，但沒有去看過他們，這次到漢口去和他們見了面，真是受着了莫大的感動。是我們這一輩人太沒中用，沒有把中國弄好，以致弄得一群孩子失去了他們所應有一切的保障和教養，而他們却自行組織了起來，工作做得滿好，並且能夠自己教育自己，我們中國有這樣的孩子，中國是絕對不會亡的，我們大人們，學學孩子吧！

總之，我們文化人應該把一切力量集中到抗戰這一點，我們不要躊躇，不要

悲觀，不要發生無謂的摩擦，不要選擇工作，死守着自己的崗位，拚命地爭取我們的第二期抗戰的勝利，戰到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一天。

(二月十五日晨於長沙)

日寇之史的清算

在武昌「廣西學生軍營」講演

各位同學，今天兄弟能夠和你們在武昌這樣好的地方見面，同時在今天這樣下着雪的很可紀念的清白的一天，這是兄弟到武漢後最高興而又很可紀念的事。

兄弟十年前北伐時來過武漢，離開武漢後，整整十年都住在日本。自去年七七事件發生後才回到中國來，到現在已經半年了。這半年中，曾在上海參加過一些救亡工作，十一月廿七日離開上海到廣州去。當時桂林的青年和許多朋友都希望我去桂林，我自己也打算在廣州「救亡日報」復刊後就到中國最有榮譽，最有成績的廣西去一趟。但因種種事情，中途改變計劃，到了武漢來，確是很大的遺



憾。

到武漢以後，無論任何團體，任何演講，我都沒有參加過，今天是兄弟第一次公開的談話，而對象又是中國青年中最有精彩的廣西學生軍，廣西的精華，這可說是把我沒有去成廣西的遺憾充分補償了。

兄弟離開祖國很久，回來又只半年，關於國內的情形不大明瞭，也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在這長久抗戰期中，各位已經是實踐躬行的人，關於抗戰的理論必已很透澈，用不着再多說，兄弟想貢獻的，就是關於日本民族的大概情形。

我的學生時代在日本過了十年，北伐後又在日本過了十年，這二十年中，已送掉了我的半生。關於日本的智識，覺得比各位多得一點。現在我把日本民族史的情形大概說一下。

日本的民族是後起的，他和中國發生關係大約在戰國時代，但在古籍上沒有明白的記載。日本的古史都是在隋唐時代才假造出來的，完全不足信。我國秦始

皇受了徐芾的欺騙，說蓬壺三島產長生不死藥草，派童男童女去採取。這在史記上是有記載的，但徐芾這位騙子究竟去過日本與否，我們無從考証。直到三國時代，才有魏志的「倭人傳」出現。這是最古的關於日本的有系統的記載。關於日本的風俗習慣，誌載詳盡。據說當時日本大小百多個國家。那所謂國家其實就是氏族集團。原始民族，却是氏族組織。在東漢時代，有些國家和中國發生過關係，有許多國家來中國朝貢過，關於這有一個確實的古物的証明。前些年辰日本博多海岸掘出一顆小黃金印，一方寸大小（我漢朝時代用一方寸的印）上刻「漢倭奴國王印」六字。這可証明東漢時來朝貢過的話屬實，而這印大約是漢安帝時代的，因為史誌上說過，濟安帝時稱日本為「倭奴國」。

日本在東漢時代，和中國發生過主從的關係，是毫無疑問的。而在三國時代，日本民族的文化水準可以從「倭人傳」中攷証出來。普通在衣食住的形式上，就可以表示出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的高低。如以衣來說，尤以女人衣服為文化表現

的最尖端。所以看到日本當時的女人衣服便可斷定當時的文化水準。「倭人傳」上說：「女子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而衣之」。這原始的程度，真是可以驚人，而由此便於可以斷定三國時日本的文化很低，與中國當時的文化完全不能相比擬。

跳說到隋唐時代吧，隋唐時代以可說是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峯，在這時的日本是怎樣呢？衣服是比三國時進步了。根據隋書的「倭國傳」所載，當時的日本無論男女光頭赤腳，到隋朝才開始用帽；就連日本人的木板鞋都應該是中國傳過去的！又「隋書紀」，日本人的吃飯，說一般人不用碗筷，吃飯的時候以解葉爲碗，以手指爲筷，這原始的程度和現在南洋的土人，相差得並不遠。但就在隋唐時代和中國高度的文化相接觸，日本人便文化起來了，隋時派遣了不少的人來中國留學，唐時更絡繹遺來了許多的人。中國也有不少的人走去幫忙牠。在很短的期間裏，便把日本人提到了相當高度的文化的水準。

本來任何民族文化的進展都是有一定的階段的。用考古學來說明人在文明開始時，用石子製造一切器皿，爲石器時代。石器時代要經過很久的時期。經過了很長久的幾千年乃至一萬年以上才發現銅。到發現銅的時代。漸漸用銅來代替石器，便成爲銅器時代或青銅器時代。再經過若干年又有冶鐵的發明，又轉入鐵器時代。中國在殷周以前是石器時代，殷周爲銅器時代，就是秦始皇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所用的銅戈都還有保存于世的。秦以後，才漸漸由鐵來代替銅，秦漢以後，直到現在爲鐵器時代。

日本則不然，中國已進到鐵器文化的階段，日本仍停留在石器時代。最有趣的日本在考古學上沒有經過銅器時代的，它由石器時代便跳入鐵器時代。這個事實對我們研究文化的人很值得注意，而且是很有用的。文化過程有必經的階段，但若把我們人的力量加上去，可由低的水準一躍而至高的階段。直到最近七十年，日本可以說全爲中國文化的附庸，七十年來又經過了一度的變質。但用同樣的

態度，同樣的努力，接受西方的文化，使他完全資本主義化了。在接近西方文化一點上，本來我們中國還在日本之前，明末時，已有西方文化輸入中國，假使這潮流不間斷下了去，中國能努力用敏捷的精神去接受，成功當在日本之上。然而在明後中國長時期的經受了文化比較落後的異民族的壓制，用高壓的文化政策來阻礙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發展。說起前清的康熙帝和乾隆帝，一般人到現在都還以為是聖天子，其實在焚書坑儒的成績上，他們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他們大興文字獄，殺了不少的人。清朝既用舊文化來作為統制的工具，對於新文化的輸入便冷淡下來，明末的介紹科學智識的潮流便中斷了。中斷兩百多年，結果是在整個世界上落了伍，資本主義的文化一取着攻勢襲來，中國便淪到半殖民地的境遇。是這現象，是這遇過，使日本人驚醒了，而他又沒有異民族統制的厄運，因此便得趁早把自己搭救了起來。

西方文化的先鋒隊誰都知道是宗教家，而日本的耶穌教徒所用的聖經，是從

中文譯過去的，日本接觸西方文化的歷史比我們淺，這是比什麼也還要確實的證據。然而牠已走到成功的地步了，形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在這兒却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教訓。

清滿三百年間的文化統制，簡直是民族的自殺。不合理的文化統制把中國害到了目前的地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態度上，和在隋唐時接受中國文同樣的謙虛，同樣的努力，換舊取新的教訓，值得我們去學習。恰相反，中國是拒新戀舊，在接受上無誠意，一到現在，中國在接受文化的態度上，內部還存在着很大的磨擦。

「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我們中國加緊侵畧，我們中華民族也算睜開眼睛覺醒起來了，舉國上下做到了近年來所沒有的精神團結的地步，這是民族最大的慶事。

- 日本七十年來接受西方文化的成功，雖由於精神的努力，而物質條件尤為重要。
- 日本天然特質缺乏，發展產業的必需材料，煤和鐵都非常不夠。于是日本人的

難題就在我們中國人身上來得到了解決，幾十年來是我們把資料供給了他。

欲求工業的發達，在商業上必需有大量的消費者。以日本七千萬人口的本國市場，（他自己說九千萬，許是加上了東三省的），消費力是有限的。在這兒又是中國幫助了它。中國因產業落後而又和它接近，作了牠很好的市場。中國在抗戰以前任何地方，任何人的身上，可以說都有日本的商品。日本商業的發達，超過英美之上，是全由中國的幫助。

明白了日本之成功和自己之失敗的因素，從此覺悟起來，再不作牠的原料供應場，再不作牠的商品消費場，可以制日帝國主義者的死命。「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這個信念是有堅實的根據的。這告訴我們，和日本抗戰的局面在中國是樂觀的，抗戰的時期愈長，便愈能制勝，短期的困難是必然有的。目前軍事上的失利，值不得我們悲觀。我們愈受挫折，我們的內部便愈能澈底覺悟，精誠團結。只要我們能夠始終精誠團結，堅持到底，前途必然會展開無窮的希

望。

日本以七十年的劣力，成功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我們應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方法使我們的國家現代化。

在這兒，蘇聯可以說便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廿年前的蘇聯，遭受到和我們同樣的運命，甚至比我們更艱苦，外有列強的侵害，內有連年的饑饉，但由於整個國民的忍苦耐勞，應用最前進的方法處理牠們的國家，終把一切困難克服了，在最短期內竟成功一個嶄新的國家。蘇聯處于寒帶，中國處于溫帶，我們應用前進的思想，進步的方法，永遠精誠團結地做下去，我想在十五年之內，不難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這重大的責任，要望各位同學，全國的同胞一全負担起來。

（駱劍冰記）

我們爲什麼抗戰

東方有一大羣瘋狗，這一大羣瘋狗便是日本國的飛揚跋扈的軍人。

日本的軍人，尤其他們的領導者，他們自幼年時便受着偏頗的軍事教育，他們的頭腦異常簡單，除掉侵略，佔領，轟炸，屠殺之外，沒有其他的字彙。他們自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戰役獲得了戰勝的甘餌以來，他們只知道戰爭的利得而不知道戰爭的慘禍，這早昏迷了他們作爲人而存在的良心，他們是把人的血液當成爲醇酒了。

歐洲大戰對於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勢漸漸地失掉平衡，日本的軍人便愈加跋扈起來，他們在他們的本國是早已施行了軍事的統制的。連那號稱爲自由主義者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發言權，而

且連生存權都時時要受着危害，其它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設的日本，是早已窒息了。

日本就在這一大羣的狂暴軍人的統制之下，在吐放着他們的毒氣。他們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他們不僅是想吞滅我們全體的中國，而且是想混一我們整個的世界，這我們是明確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的明眼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們曉得，人類的福祉是在人類生活得到理智的統制時的和平狀態之下所建設起來的。人類自脫離了獸域以來，他的目標是正確地向着人類的協和，泯除着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偏狹的傳統，尤其個人所稟賦着的先天的獸性而前進着的。以往的人類文化是這樣建設了起來，今後的人類文化也當這樣建設起來。

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們的祖宗替我們建設了四千年的文化，以仁義為大本的文化。這文化我們作為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人早於千年以前脫掉原始的界域，和我們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我們中華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內，曾受過一度原始民族，滿洲人的蹂躪，受了他們的無理的統制束縛，聰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殘，因此對於世界文化幾乎沒有絲毫的貢獻。然而深賴歐美民族在和平的統制之下建設了新興的科學文明，補償了我們的缺陷，這文明又由歐美民族作為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早於五十年前脫掉封建的界域，又和歐美人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軍部統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們的禮物是什麼呢？是毀壞文明，摧殘人類福祉的飛機大砲，毒氣細菌！

日本的狂暴軍部是世界文化，人類福祉的最大的威脅，這，是明而且白的事體。

不僅我們中國民族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就是整個人類都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了。

過往無數的志士仁人爲謀人類福祉，費盡無數心血所創建的文化利器，都爲

日本軍閥所逆用，用來毀滅我們全人類了。

我們中國民族本着他愛好和平的素質，我們被逼迫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現在提着正義的劍，起來了。我們不僅是爲要爭取我們的生存權，爲要保衛我們的祖國而抗戰，我們並且是爲要保衛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而抗戰。

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但我們的意志却很堅強，我們也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強悍是因有日本經濟爲糧食，而日本的經濟基礎是奠設在我們中國身上的，我們中國能制日本經濟的死命，同時也就是能制日本軍部的死命。古語云：「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我們要拚棄我們的一切，至少是要達到與日本軍部同歸於盡的一步。

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存權，犧牲了自己的祖國，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得到保障，我們能遂行着這種使命，我們是感覺着無上的光榮的。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戰士，請你們一致起來和我們携手，爲

全世界的文化而戰，爲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殲滅這東方的一大羣瘋狗！

日本的過去·現在·未來

關於日本，我現在很想作一個簡單的概觀。

日本是一個後起的民族，七十年前對於我國不僅是文化上的附庸，而且有一個時期是政治上的附庸。

日本和我國發生關係，大約是在戰國時代，但在史志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秦始皇時的一個騙子徐芾，曾有帶領童男童女去訪問蓬壺三島的事，甚至相傳日本還有徐芾的墓，但那是荒渺難憑的。

不過在漢年間，的確是有關係了。前些年辰九州博多灣的志賀島上發掘了一顆黃金印，文爲「漢倭奴國王印」，此印現尚存日本黑田候家裡。「三國志」的魏志裡面有「倭人傳」那兒說：「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譯使所通三十國」。漢時

朝見的事實，算得到了古物上的明證『隋國書』有『倭傳』，那兒便說道：『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印上稱倭奴國王，大約也就是漢安帝的封贈吧。

魏志倭人傳要算是有系統地記載日本的最早的文獻，那兒所敘述的當時的日本，事實上還是一個野蠻未開化的民族，最有趣味的是那時候的日本女人的服裝。『婦人作衣如單被，穿共中央，貫頭衣之』。這是說就像拿一張被條來，中間打一個洞，套在頸子上便成爲衣裳，這原始的程度，實在是頗有可觀的。就在隋時，日本的文化程度也並沒有增高到怎樣。服裝是相當進步了，但是飲食的習慣呢？隋書的倭國傳說：『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這情形和近時的南洋土人相差得並不多麼遠。

然而日本和我們隋唐時代的高度的

跳起了。在隋唐時代她陸續遣了不少的留學生來，我們中國有不少的人去幫忙她

，把我們的文明盡量地輸運了去。於是乎日本也由原始的狀態跳進了文明的環地來。最有趣味的是日本在考古學的年代上沒有銅器時代這一時期。只在石器時代的原始日本和我們的高度的鐵器文明相接觸，她是經過了一個時代。

然而七十年來的日本，她完全改了舊態，就和在隋唐時代接受中國文明成功了一樣，七十年來又把西方文明接受成功。這成功固然是由於日本民族的肯勞力和它物質上的與局勢上的便利，但我們中國實在也幫助了它不少。第一，它是因為我們的受害而覺醒了的。其二是我們替它做了擋箭牌。其三，我們把物質的資源供給了它。其四，我們的多量需要促進了它的生產。

我們這位老大哥實在運氣不好，最不幸的便是滿清二百幾十年的統制，把我們民族的生機阻止了。提到摧殘文化，我們人人知道，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實清的康熙帝與乾隆帝，他們是罪浮於呂政的。西方文明在明末已有移植於中國來的那種趨勢，完全為我們所阻止了。中國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準備上，單為內

部摩擦使延宕了三百年，因為有這一落後便陷入於半殖民地的運命，而身受國際資本主義的萬箭的簇射。日本在這時候覺醒了來，因其內部無多大阻礙而其地又並無多大殖民價值，故爾在我們的掩護之下，它便得以發育了起來，我們對於它的掩護，雖然是無意識的，但事實實在是不能否認的事體。至於我們對於她的資料供給和生產品消費，那是更加明而且白，用不着說明的事。

日本人就因為有這種種的便利得以收到成功，但他們卻生出了民族的自負心，把自己看得天高，而把我們藐視得一錢不值。他們如肯發着良心思攷一下，過去的日本應該感謝我們固不用說，就是現在的日本也多多少少是應該感謝我們。然而日本人不唯不知道感謝，反進而對於我們加以極殘酷，極暴戾的摧毀。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於我們所加被的慘害，實在是非人所能為的。毒化，走私，屠殺，橫蠻，種種非人的手段都已用盡而猶不足，還要繼之以大規模的侵畧，轟炸。宰割。人間世儘管怎樣的黑暗，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爲，我相信，是絕對要受懲罰的。

。這是當然的公理而且也是必然的事實，事理兩方都明白地開示在面前了。

日本因為物質資源缺乏要取材料於我們，又因為多量生產需要我們做它的消費者，故爾我們中國的和平與對於她的親善是維持日本資本主義的主要的一環。然而日本軍部都自行來摧毀它的資源，自行來格殺它的消費者，這不是等於在促進自己的死滅？

日本軍部的狂暴行為固然擾亂了我們中國的和平，同時也激起了我們民族間的仇恨。非到理想社會實現的一天，是不會止熄的。民族絕不是可以容易滅亡的東西，中國人也並不那麼健忘。中國人現在是覺醒了，這，是把日本的將來的暗示着的。

據我所知道，日本的農業是快要走到末路的。東京以東的所謂關東平原，據說，農人因貪便宜，用石灰獲田，積久便使地上結成一片三和土，使種植無由蕃茂。這在日本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土地問題。日本的出路自然會和英國一樣，揚棄

了自己的農業而成爲純工商業的國家。然而工業的主要原料，煤與鐵，這又是日本所最缺乏的物品，它要發展它的工業也非外求資源不可。這些或許也就是促進了它的侵畧爲行的物質條件，然而也明白地是促進了它的滅亡的滅亡物質條件，它的問題是在我們中國身上求解決的，幾十年來我們不作聲地也替她解決了無數的問題，然而它的貪心卻使它增長到要危害到我們民族的生存上來。我們的民族盡管是怎樣的寬大，這殘暴卻不是人所能忍耐的。

我們現在是醒來了。打個比譬吧，日本是一位癆病坯子的拳鬥家，我們是多數身體結實的莊稼漢。講打是打不過，講拚命有體力來和你拚。我們則即使受你的打擊，打得遍體鱗傷，打得屍骸枕藉，然而保個癆病坯子的打家，結果是弄得喘不過氣，吐血而死。這是對於忘恩負義者的必然的果報。

持久抗戰必能得最後勝利的理論是誘導自這兒。日本的將來也是明明白白的，結果是終歸於死滅。

武裝民衆之必要

兄弟在十二年前是到過廣州來的。那時候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兄弟參加了總司令部政治部，便跟着軍隊一道出發到前方去了。北伐以來，轉瞬就已滿了十二年，在這期間，兄弟在日本足足亡命了十年，一直到今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在七月尾才脫離了重重的監視，從日本跑了回來。在上海住了四個月，從事於救亡的文化工作，不幸在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了。上海的救亡工作人員都受着敵人的壓迫，先後離開，兄弟也是在十一月廿七日離開了上海的。直至現在沒有想出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機會，又回到了十二年前住過的廣州來，在我自己確實地就好像回來了自己的家鄉一樣，十二年前的老朋友會見不少，然而也有不少的老朋友是已經分散了，或則已經戰死在沙場，或則已經爲文化，思想，主義，

而犧牲，把自己的寶貴的生命，寶貴的血液，獻給自己的祖國，獻給自己的民族去了。回想起這些事來，在兄弟也確確實實地是慷慨無益，自己都禁止不着眼淚要在眼眶子裏洶湧。但是，現在不是我們可以感傷的時候，不能讓我們沉沒在懷古思舊的那種情調裏。現在是我們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的國難的確是臨到了最後的關頭了。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對於日本的抗戰，已經有了整五個月，這五個月的期間，我們的軍事行動，確建立過好些可以驚人的殊功，前敵的將士也表現出了不少的可歌可泣的壯烈的行爲，爲我們民族的歷史增加了無數的光榮的篇頁。然而從整個說來，我們這次的抗戰，都還沒有做到真實的全面抗戰的地步，一切的政治機構與社會運動，和前方的軍事行動配合不起來，因此我們前方的初期的軍事勝利，也就未能確保，這是我們應當引以爲最大的遺憾的。華北的軍力上的情形，我不大明瞭，但關於上海一方面的東戰上的情形，我是比較明白的，有許多事情因爲要顧存著軍事上的機密，在當時上海所不能講的話，現

在可以拿來講了。在九月初頭上有一次，我從上海到崑山訪問陳總司令辭修先生，無意之間也碰著了我們的馮副委員長。馮副委員長他親自對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爲什麼北伐的時候，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在前面作戰，後方老百姓便挑茶担水，送菜送飯，做響導，辦運輸，担任救護，報告敵情，非常的慇懃，爲什麼我們這一次和日本作戰，我們的將士在前方浴血抗戰而後方的老百姓都非常冷淡，比較更接近前方的更幾乎逃來一個精光，就想要拉夫都拉不得，而且只剩著一些漢奸在那兒活躍，這到底是什麼道理？馮煥章先生對我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我相信那裏面的道理，他自己已經是明白了的，是他故意提出來提醒我們注意，同時更有意要叫我提醒大眾的注意。因爲他叫我造篇文章把那道理問明出來。其實這道理是很明白的，想來大家都知道，不過有的不便說，有的不好說出吧了。但是這種客氣，這種有話不說的客氣，我覺得是很危險的現象，國難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後此都還要客氣，大家都要明哲保身不肯得罪人，大家都抱著一個

「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那樣豈不是甘願要把國家整個送葬嗎？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化除客氣，一方面「集衆思，廣公益」，一方面要「心所謂危，不敢不語」。大家開誠佈公地，有話大家說，有禍大家當，然後我們的國難，才可以得救。現在我們請說到馮煥章先生所提出來問題吧。北伐的當時，爲什麼民衆運動與軍事行動能夠打成一片，而日前對日抗戰，民衆却和軍隊配合不起來，反而只剩下一些漢奸活動。這道理是值得我們現在來把他揭穿的。因爲十年來的政治活動，便在這兒得到了它的一個具體批評，而戰爭不能單靠軍事行動，同時民衆運動有絕對的必要，在這兒也是表現得非常明顯著。在北伐前的民衆運動是立在民衆本身的利益上，而具有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當時從事於民衆運動的指導者們，過的都是很苦的地下生活，是一般人所稱爲「左派」的革命份子，那時的革命標幟在社會上要剷除土豪劣紳，在政治上要肅清貪官污吏，在軍事上要打倒軍閥。這些都關於民衆自己本身的利益，民衆本着自己

的利益要求來參加行動，所以在極短的期間之內，便使北伐得到了絕大的成功。

然而在北伐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以後的政治動向是怎樣了呢？在這期間不幸的是兄弟本身在海外亡命，將於國內的情形，不十分明瞭。然而從朋友方面，從許多事實根據，也畧畧知道這個動向的一個大概。在北伐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不幸的是革命陣營內發出了裂痕，因而更發生了摩擦，于是一時爲了革命勢力所制，服着的土劣貪污軍閥殘餘的一大羣，又搖身一變混進了革命的陣營，在不識不知之間，運動的大綱領掉換了。把民衆的利益換爲了官紳的利益，把民衆的解放，換了民衆的剝削，而且變本加厲，土劣的比北伐以前更加土劣，貪污的比北伐以前更加貪污，十年來的政治動向，就是在怎樣來制服那些所謂「左派」份子，殺頭的殺頭，投獄的投獄，逐放的逐放，稍聰明一點的人也就不敢再說話了，民衆失掉了正當的領導，自然也就沉默了下來，就在這期間，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得到了機會，不斷地來進攻我們。「九一八」事變以來，已經六週年，我們年年

受着日本人的侵畧，算也漸漸地覺醒了起來；大規模的內部摩擦算是停止了。形成了目前的『共赴國難』的精誠團結，這實在是國家民族的最大慶事。然而有許多事體積重難返，例如：十年來的專門制裁『左派』的民衆運動，因為種種關係，使一時糾正不過來。民衆深切受着這十年來的教訓，北伐時所發出的革命標語并未兌現，而且失掉了他本身的利益，失掉了他應有的指導者，受着重重的束縛，你教他怎樣能夠起來擔負全面抗戰的任務呢？十年來從事民衆運動的人，我們並不敢說毫沒有真正的革命志士，然而大多數的機關爲土劣份子所把持，使有爲的志士，一毫沒展，這似乎也是事實。土劣份子脫掉制裁，在平時作威作福，魚肉民衆，在戰時不是望風而逃，便是又來搖身一變，成爲漢奸。漢奸遍地都是，而且潛伏在相當顯貴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上，這些都是事實，而同時也就是民衆未能盡量起來抗戰的理由了。淞滬抗戰的初期，陳辭修先生曾經告訴過我：說他到了蘇州，而蘇州的縣長先逃了。到了崑山，崑山的縣長也先逃了，凡是我們軍隊

到的地方，總是不容易找着黨政當局來接頭的。在坐鎮浦東幾個月的張總司令向華先生。也向我說過這同樣的話。這樣的情形，你想軍事的勝利怎麼能夠長久保持。民衆的力量也怎麼能夠起來？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現在把這些往事提出來，也並不是存心想責備誰。但我是希望我們大家都明瞭了這個缺憾，我們大家便應該急起直追來補填這個缺憾，所謂「亡羊補牢，並未爲晚」。更何況我們的羊還並未亡掉。我們的抗戰雖然經過了四五個月，其實還僅由序幕戰而達到主力戰的過程，以後我們抗戰的時期，應該還是相當長遠的。民衆運動要和軍事運動配搭起來，才能保障軍事的勝利，北伐的成功已經告訴了我們，現在是我們應該恢復北伐時代的政治綱領，尤其是把民衆運動澈底解放出來的時候了。澈底解放民衆運動步驟，我覺得最先應該化除一切黨派的成見。在目前是只有一個中央，在努力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總標幟之下，從事救亡運動。在這情形下不應該再存絲毫黨派的見解，存一個彼此提防的那種私心的，所謂「精誠團結」，我們

要真真正正地做到，實在的，只有彼此真正的「精誠」然後才能夠真正的「團結」。在國家之前沒有黨派，在民族之前沒有個人，我們應該大公無私。努力救亡圖存，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

其次是應澈底開放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目前除掉漢奸理論，漢奸集合之外，在救亡的大前提之下，民衆的自由是應該充份允許的。要允許民衆運動的自由，自然就先要廢除妨碍民衆運動自由的那些障碍社會上的士劣，官僚中的貪污，應該加緊的加以制裁，應該把官紳的利益置換爲民衆的利益。官吏本來是人民的公僕，這層意識是應該加以醒覺，尤其必要的，在目前是應該武裝民衆了。目前我們在前綫上抗戰的士卒，傷亡頗重，須得有多量的預備隊來補充，非把各地的民衆武裝起來，這在兵員補充上就要發生障碍。尤其是敵人深入了之後，我們除正面和他作主力戰或陣地戰之外，在敵人的後方應該利用游擊的戰術。所謂「奇正相因」，我們才能容易制勝，在這兒上海的失陷是一個殷鑑。因爲上海四

週的民衆夠有充份地組織得起來，這已經使我們的初期的軍事勝利未能確保，而在敵軍深入之後，我們的民衆，也因為赤手空拳，無法打擊敵人的後路。聽說浦東一帶的敵兵，剩下的只有幾十個人，而我們的十幾萬民衆是在少數的漢奸傀儡之下，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的。這事情說起來實在可以令人痛心。假如我們的民衆有了組織，敵人決不敢輕易地長驅深入。假如我們的民衆已經武裝了起來，便可以充份運用游擊戰，打擊敵人的後路。因此我覺得這武裝民衆是再也不能遲緩的事了。廣東現在雖然還是後方，但因為是沿海的省份，而且種種經濟上又是頂重要的，幾乎是唯一一個海口。因此這兒是敵人所注目的地方，隨時都有成爲前方的。現在敵人已經天天都來轟炸，在什麼時候他還要大舉來犯，那時誰也不敢斷定的。因此我覺得武裝民衆的事情，在廣東尤爲必要，而且廣東是革命的發祥地，民衆是有過組織經驗的，組織起來比別地方應該更要容易。還有廣東鄉下所散存的槍枝很多，據一般人的估計，約在八十萬以上，這要使民衆武裝起來也比較

容易，別地方的衆民即使要武裝，因爲武裝的缺乏，一時也武裝不起來。事實上別地方的軍隊有好些連武裝都是不充份。廣東的民間有這樣多散存著的槍枝，正應該趁早的活用起來。使他在救亡運動上發生力量，這應該一刻也不容緩了。敵人未來時，前方需要戰士的補充，敵人既來後，後方需要游擊戰的執行。這些都昭告著我們有武裝民衆的必要。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廣東民衆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國家處到最嚴重的關頭了，我們應該充份地發揮我們的力量，保衛大廣東，保衛大中華民國。

——（在廣州播音演講）——

抗戰與覺悟

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在華北對於日本的抗戰，已經兩個月了，自從虹橋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在上海對於日本的抗戰，也已經一個月了，在這一兩個月的抗戰期中，我們全國上下的一德一心，前線將士的英勇殺敵，各界民衆的踴躍輸將，使一般的國際的朋友都刮目驚嘆，就連慣于造謠誣陷我們的日本軍部和它的爪牙，他們在上海招待國際新聞記者的時候都不能不承認，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快感的。（前幾天我到前線去過一次，會見我們的京滬總司令張治中先生。他對我說，我們從敵人的陣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家信，來信上寫着說他們一上岸便和我們的前線接觸，他們沒料到我們中國的士兵是異常的勇敢，他們的小隊長陣亡了，中隊長陣亡了，聯隊長也陣亡了，士兵傷了的不計其數，但他自己却

沒有料到，在他自己把這信寫好還沒交出，而他自己也陣亡了，這位陣亡的也是一位中隊長，足見日本的軍人也深切地由我們得到了一番的教訓了。）

抗戰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要我們抗戰到底，只要我們繼續作長期的全面的抗戰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這樣的言論已經普遍到了我們全國，我們全國的同胞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在口頭筆下表現出這樣的話來了。在沒有抗戰以前，有一部分的人恐日病患者。把日本的武力估計得過高，把我們自己的武力估計得過低，以為我們只要一抗戰一定會打敗，而且會至於亡國，但是在現在，這樣的人已經再不敢說出這樣的話了。究竟我們國民的潛勢力是很偉大的，我們是一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我們受盡了日本人的氣，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一旦發奮起來便使日本人生出恐怖，使那些只是害怕日本的忍日患者也一樣生出恐怖了。」

這一兩月的抗戰，平心地論斷起來，我們可以說已經是得到了相當的勝利的

。在北方敵人雖然佔領了北平天津，但是我們的軍隊已經把敵人包圍了起來，使它絲毫也不能發展，目前在天津近郊我們的先鋒已經在和敵人以炮火相見了。在上海，尤其使敵人發生了焦燥，使敵人成爲了瘋狂，敵人以一百幾十隻的兵艦進攻我們，把他們毫無辦法，一次求援，再次求援，三次求援，現在敵人的陸軍已陸續增加到十一個師團，和海軍的陸戰隊人數合計起來在二十萬人以上，然而自戰事發動以來已經一個月，而敵人始終被局限在沿江沿浦的一帶地域。敵人一再聲明，說要在幾月幾日之前解決我們，然而結果只是一些空砲，日本所謂「皇軍」的威力，是掃地無存了。他們一味的只是拿些高言壯語來威脅人，然而現在威脅是不靈了。他們就因爲這樣，所以焦燥得發了狂，四處用飛機來向我們轟炸，然而轟炸的結果是怎樣呢？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野獸的面孔和心腸，充分地使他們自己失掉了全世界的同情，並充分地激起我們的民族的義憤和士兵的敵愾。在未抗戰以前，許多害怕日本，因而袒護日本的國家，近來因爲日本軍人的狂暴獸行

，都一致地在痛罵他們了。這樣看來，我們這一兩月來的抗戰，在軍事上，可以說是已經得到勝利的。

戰爭的勝利不僅是限於軍事的勝利，我們還有經濟上的勝利，道德上的勝利，也是同樣地獲得了。

我們先說上經濟的勝利吧。日本自發動戰事以來，據一般人的統計，它每月的耗費是五萬萬元，但我想，在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一點，請看日本國內屢次請求增加預算便可以明白。一次是五萬萬七千萬元，再次是二十萬萬，他們今年的預算總額已經超過了五十萬萬元了。這

有形的損失。還有她的無形的損失，我們單拿上海來說，她的損失已經是不可計算的。閘北虹口浦東一帶的日本人的產業，幾乎全部是被我們打光了。日本在我們上海費了二三十年的慘苦經營，我們可以說，至少有三分之二已經化成了炮灰。日本人的經濟上的損失，我們要知道，就是我們的經濟上的勝利。我們的產業，無論是新式的機械工業或

舊式的手工業，可以趁這個機會在內地復興起來，這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必然的要求。我想我們聰明的產業家一定早已見到了這一點，已經在着手擘畫，我們的要求政府一定早已見到了這一點，早遲是要加以獎勵的。譬如我們把日本的棉紗人絹等來說，日本的在滬紗廠已經被毀滅了三分之二以上，她的內地的紗業與人絹業也因受着軍需工業的畸形發展的壓迫，並因戰事的結果失掉了市場，短綫的短綫，倒閉的倒閉，這必然的結果便是給予了我們一向受着日本壓迫的紡織工業和舊有的絲綢業織布業等以復興的機會。平常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提倡使用國貨的企圖，現在可以說是靠着日本的狂暴軍閥來替我們促成了。這在經濟方面的勝利，可以說，已經是決定的勝利。

我們再說到道德上的勝利吧。日本的狂暴軍部純粹以侵略的目的發揮他們的獸性，他們任意毀壞我們的文化機關，屠殺我們的智識青年，轟炸我們的無防衛無抵禦的婦女老弱，他們已經是成爲了人道的劊子手，文化的敵人。日本的一般

無節操的怕死的政治家和言論家們大都屈膝在軍部的面前替他們作播音器，由他們在國內國外昧盡良心，專門造謠欺騙。他們的出陣兵士，大都是受着威逼和欺騙而來，因為這樣，那些士兵都是很怯懦的。一被我們衝鋒，便立即抱頭鼠竄，一被我們擒獲，便立即跪地求饒。他們的這些行動，可以說，是把他們的國格已經喪盡了。然而，我們却和他們是恰恰相反。我們是舉國一致的爲保衛祖國而奮戰，我們的這項神聖的戰爭是滅却了自己的私慾而保持人類的天理。我們這一次的抗戰，替我們的國家，民族，爭回了人格不少，北方佟麟閣趙登禹的戰死，南口楊方珪的一團人的戰死，寶山姚子青的一營人枕城而死，飛機師閻海文因飛機受傷，用落下傘飛下，飛下了敵人的陣地，用手槍射殺了敵人，剩下最後一顆子彈，向着自己太陽穴上一擊而陣亡，這些可歌可泣的壯烈的行爲，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替我們增加了無數光榮的篇頁。這些烈士的壯烈行爲同時也使我們頑廉儒立，把我們的士氣和民氣，愈見鼓舞，興奮，而增高了。這層和敵人比較起

來，我們可以說，在道德上已經是勝利了。

但是，目前雖然已經有了這些軍事上的勝利。經濟上的勝利，道德上的勝利我們仍然不能滿足。我們所求的勝利不僅僅是這一點，而且我們還要知道敵人的武力依然是不可輕視的，敵人因為節節失敗處處失敗，惱羞成怒，必然要傾倒他們的全力來和我們決一雌雄。請看日本首相近衛屢次放言，說要長期作戰，澈底地使我們屈膝，日本的內閣一再向議會提出增加預算的請求而且得到通過，日本的侵入我國軍隊，無論南北，都一再地向他的本國求援，這些都可以表現我們的決心。我們對於敵人的這種決心，應該要把我們抗戰的意識和抗戰的覺悟檢閱一下。我們應該檢閱一下自己，究竟對於長期全面抗戰有怎樣明確的認識，在最後的勝利未到之前我們有怎樣澈底的覺悟？這種認識和覺悟的隨時檢閱，在抗戰期中，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知道，近來已經有一部分人，尤其住在上海的人，在存着一種繳幸的念

頭，望戰事早早得到一個段落，使我們的和平的享樂生活得以早早地恢復起來，這種心理在目前的抗戰上是很危險的，我們雖然不好說這是漢奸心理，然而也可以說這是亡國心理。我們不是說要長期抗戰嗎？這長期豈是一月兩月便可以了事？在敵人方面或許有那樣的企圖，想在南方得一個相當的勝利，以敷衍他們的面子，之後便暫且收斂他們的鋒芒，而專門向華北進攻。這種戰略，如是有的，正是敵人的最惡毒的戰略，因為敵人進攻我們是利於把戰線縮短，把戰地局部化，好讓他們緊緊打，各個擊破，因此我們的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正是敵人所最忌避的。我們現在假如希圖戰事早早告一段落，豈不是中了敵人的奸計？這種僥倖的心理，可以說對於抗戰的認識和覺悟是太模稜了。我們這次的抗戰是要求我們全國的人抱着最大的決心，忍受最大的苦痛，犧牲一切和敵人拚命。敵人不是一月兩月可以打得倒的敵人。因而我們的抗戰也不是一月兩月便可也告得一個段落的抗戰。我們這篇偉大的用血寫出的文章才僅僅是在開頭，我們要安定着自

己的決心，要抗戰他一年兩年乃至十年百年，在敵人沒有打倒之前我們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我們也知道近來又有一部分人，尤其住在上海的人，他們見倒敵人的狂暴，也不免在發出浩嘆，說是損害太大了，犧牲太大了，這種想法，我們也可以說和恐日心理是相差不遠的，戰事自然是不免有損害和犧牲的，敵人的存心是要整個吞滅我們，故爾屢次發動戰事。我們起來抗戰，也就是甘心忍受莫大的犧牲，甘心忍受莫大的損害而來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的。試問我們目前所受的損害可以和亡國相比嗎？我們目前所受的犧牲可以和滅種相比嗎？假使我們的國亡了，種滅了，我們的身家性命還有什麼存在？我們目前是要以一人的死爭回一族的生，是要以一家的亡爭回一國的存。我們的前敵將士在戰壕流了的血是有光輝的，就是我們的許多無辜的老弱同胞，受了敵人的轟炸所流的血，對於敵人也並不是全無代價，我們的無辜老弱所流的血。寫出了敵人的狂暴，我

們無辜的老弱是用血證明了敵人的獸性，證明了敵人是人道的劊子手，是連禽獸都不如的。我們無辜老弱的血，和我們前敵將士的血一樣，並不是白流了的。但是我們後死者的責任却就在不要使我們的老弱同胞和武裝同志的血，白流了！

還有我們說到損害，對於損害的意義也應該有一種深切的考慮。第一層我們要知道敵人在這次抗戰中，它所受的損害已經比我們更大。我們知道，敵人的產業是高度化了的，我們的產業落後，大部分還保持着原始狀態。落後的產業在平時的經濟戰上，自然是敵不過高度的產業。然而在戰時的消耗戰上，那情形恰恰相反。敵人就毀滅了我們一座城趕不上我們毀滅他的一座工廠或一堆棧。事實上我們把敵人在上海的工廠和堆棧已經毀滅了不少，但是敵人所毀滅的我們的城市究竟是佔少數，敵人的毀滅，我們正該歡迎因為舊的不毀滅新的不能建立，舊的城市正是我們的負擔，我們平時是負之過重而又毀之可惜的。現在好了，敵人的飛機炸彈正替我們開展了除舊布新的機運。

第二層我們還要知道敵人的損害固然是我們的勝利，而我們的損害却同時也就是敵人的損害。這道理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世界商場，而尤其是日本產業的重要的消費地。日本這次侵略加上我們的抗戰，這明白地便是破壞了他的商場，減低我們的購買力，所以我們的損害，在這兒老實說是成爲了我們的武器。我們不僅應該歡迎敵人的損害，而且在必要時須得自行損害，如保全國土是我們全般國民，尤其前敵將士的責任我們是不能把寸土尺地輕易地送給敵人的，但是，遇着在戰略上或迫不得已的時候，我們須得退却，那時便是我們應該以自行損害作爲最高武器的時候。拿破崙遠征俄國，俄國人自行焚燒了莫斯科的戰略，是值得我們想起的。

要之，我們這次的抗戰關係於我們國族的生死存亡，我們全體國民是不能夠苟且偷安，或畏難不前的。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自己的意識，堅定我國自己的決心，要真正正地做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地步，不僅是口頭說說

，文字上寫寫而已，還有我們在刊物上時時見到有「勝亦不驕，敗亦不餒」的標識，這也是值得我們時常提醒着自己的金言。我們自然人人都希望打勝仗，然「勝敗是兵家常事」，打起仗來不一定是常常都要打勝的。尤其我們的敵人是頑強的勁敵，他處心積慮的圖謀吞併我們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準備，而我們的抗敵是僅僅只有五六年的準備的。我們的準備實在還不充分。但敵人不讓我們有充分準備的餘裕，現在逼着我們不得不起來抗戰了。我們尤其要覺悟，軍事上要保持每戰必勝，那是太把重大的責任專門放在武裝同志的身上了。在這兒所謂長期抵抗的意義是值得我們時時來加以考慮的。這意義是說，我們即使打敗了，我們也要抵抗，充其量我們要打到一兵一卒都不殘存，我們民族的最後一珠血都是要為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而流的。所以我們在這神聖的抗戰期中要不圖苟安，不怕犧牲，不怕打敗仗。打了一次敗仗立刻垂頭喪氣的那種行為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在戰事未發動以前我自己曾經往××去訪問過××××××××××先生，他有句話說

得好，他說，他立在軍人的立場是要「屢敗屢戰」的。前幾天我又到前線上訪問××××××××先生，他也是和×××先生同樣的口吻，說要「屢敗屢戰」。這句話是應該作爲我們全體國民的座右銘的。我們人人要存着必勝的決心，然而我們也要不怕屢敗的挫折。我們的寸土尺地都不要喪給敵人，然而在萬一的機會上寸土尺地有不能保存的時候，我們也要保存我們的不屈的精神，而要求敵人拿出重大的代價。南口的楊方珪團長，寶山的姚子青營長，都是我國人民的榜樣。

事實上敵人在軍備上雖然強過我們，然而他的經濟基礎異常脆弱這一兩月來的抗戰已經就表現得很明白了。他們國內和在滬的資本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恐慌，甚至有因爲這次的戰事而自殺了的人。他們的物價一天一天地暴騰起來，各種債券一天一天地暴落下去。只因我們時時提醒我們的最大決心，敵人的總崩潰的時期終竟是不很遠的。在目前我們自然是單獨地在和敵人對打，我們自然並不拒

絕國際的友人爲我們幫忙，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存一個依賴別人的那種卑劣的心事。○「天助自助者」，只要我們自己肯努力，我們把敵人打到相當疲罷的時候，幫忙我們的友人自然也就會起了。這也是促進敵人總崩潰的一個重要外因，敵人總崩潰時期究竟到什麼時候才來，雖然不敢預言，然而斷斷乎要不到十年百年，或者甚至於要不到一年兩年。敵人的總崩潰便是我們所期待的最後的勝利。在這個總利到來之前，目前小的勝利，我們可以滿不在意，就是目前的小失敗，我們也是應該滿不在意的。我們要「屢敗屢戰」，戰到敵人的總崩潰到來的一天。要有這樣的覺悟才能夠保障得最後的勝利。

紀念「一二·九」鬪爭的二週年

在廣州學生紀念大會演詞

各位青年同學：在十二年前這同一的地方，我曾經跟許多青年講過許多話，自兄弟參加北伐，離開廣將，一逕別了各位十二年，現在久別重逢，自然有一番新的感覺，尤其是今日參加這個「一二·九」二週年紀念給我的印象滿好。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中國的偉大的時代已經到來！在我個人來說，這正在實現着我的偉大的希望。這一方面又是昭示着廣州青年具有浩大的力量的。你們沒有忘記新中國艱巨的工程正等待着你們的合作去建造。在過去的革命行程中，廣東青年曾留下過很不少的功績。黃花崗事件，五四運動，上海大罷工，十二年前的北伐，明

明白白都是許多廣東青年頭顱熱血的奮鬥的結果。在二十幾年的革命過程中，廣東青年無時無刻不是站在最前哨線，最先鋒的崗位上！

第一次北伐，得到了當相的成功，把軍閥的勢力逐漸削弱，典型的「目標軍閥」也被拆台了！但是後來中國革命又受到很大的阻碍，這阻碍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今日大家的緊張的情緒，顯示出第二次北伐時期又來了。第一次北伐毀滅了統治着內部的軍閥，第二次北伐我們要去擊退瘋狂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

抗戰展開以來已經五個月，在抗戰開始的第一個月，軍事上得到很大的勝利；但最近一個月來情勢却似乎有點壞了，這是什麼原因，就是爲的此次抗戰只是軍事抗戰，民衆的力量全被忽畧了。說起來也痛心，上海被日軍佔據了，可是大上海的幾十萬民衆却馴馴服服地在七八十個日本人的統治之下。這是一個大恥辱！如果我們民衆有組織，有訓練，儘可以發揮幾十萬民衆的力量，縱使不能保衛大上海，也不會讓少數日本人在上海有立足的餘地，更可以擾亂敵人的後方，牽

擊敵人的深入，但現在却不然，反而我們的民衆被敵利用去了。這是多麼痛心呢！爲什麼我們的民衆力量還不能表現出來？我們的答案：就是民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解放！

廣州在目前來說，地理上好像處于後方的地位，但敵人的飛機時刻都有令廣州變爲前方的可能。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的核心，廣州同胞富於革命情緒，唯其如此，所以敵機頻頻企圖施炸！廣州的軍事當局雖已有了充分的準備，但這還是不夠的。當局不僅要解放民衆，同時要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一來使羣衆的力量可以保衛大廣東！更可以將力量推到前線，把敵人趕出我們的領疆！再不得越雷池半步。廣大的民衆需要廣大的青年學生去領導，所以組織民衆，武裝民衆，這兩個重担子需要我們青年兩肩担起來的。但你們未曾開展民衆工作之前，更要首先組織自己，武裝自己，至于你們對當局要求的絕對解放民衆運動，動員全民的力量，保衛大廣東，保衛大中華！繼續「一二，九」的精神向前奮鬥，這是很應有的。

我今年在廣州參加「一二·九」的二週年紀念，我希望明年我便即能夠在北平參加「一二·九」的三週年紀念來！

忠告日本政治家

老實說一句話，世間上最可憐，最值得同情的，怕是日本的政治家吧？

前年「五一五」事變爲日本少壯軍人所殺了的犬養毅，日本人是稱之爲「立憲之神。」因爲日本自有國會以來，他是歷次當選的一位議員，而且他自始至終都是一貫地站在立憲的立場，反對軍閥和官僚的，活到了七十幾歲在首相的現任上爲軍人所槍殺，而槍殺了他的軍人，却被日本軍部把他們粉飾成民族英雄，我想那位老政治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和犬養毅在議場鬥爭上並駕齊驅的，還有一位老政治是尾崎行雄。這位先生在今年四五月間我們一同在東京的日比谷吃過一次飯，是日本一部分的基督教徒主催的，因爲他在議會上發表過一次侃侃而談的正論，大家要慰勞他，座中有一

位美國教士，中國人中有馬伯援和我，話題是求尾崎說到戰事的預測。尾崎說，戰事是難免的，日本的政治家已經把軍部無可如何，只有希望他們去碰一次崖，然後才可以覺悟，這話說得最誠懇，大部分的日本政治家的心理，是可以利用尾崎這話來代表的，但最感動我的是尾崎還說過一句話，他說：日本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如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

的確的，日本的政治家中，我看怕死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們所以把軍部無可如何者，便是軍部屢次把死威脅他們，這幾年來日本的政治家中爲軍部所格殺的，可也不少了。濱口幸雄，犬養毅，井上準之助，團琢磨，齋藤實，高橋是清等，都是日本政治家中有點骨硬之氣的人，然而通被日本軍部所格殺了，日本國內事實上是形成了恐怖時代，所有一切的政治家，都是被恐嚇得來，不是不敢說話，便是成爲日本軍部的喇叭。

就是日本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不已就夠可憐了嗎？他和明治天皇本是竹

馬之友，自維新以來，他在日本的政治上文化上的貢獻，的確是可以不媿爲一個元老的。尤其在近年來，他對於日本軍部的控制，我看，的確是費盡苦心，自從濱口幸雄遇難，日本的政黨防線潰了堤，日本軍部的勢力像洪水一樣汎濶以來，西園寺公爵的苦心便是在怎樣使日本軍部就範的一點。政黨既失掉效用，足以牽制軍部的只有軍部自身，西園寺公爵是見到了這一點的，他的政治的指針，我們明白地可以看出，起初是以海軍牽制陸軍，其次是分化陸軍的內部。齋藤岡田，兩位都是海軍大將，他們兩位的出乎意外的相繼組閣，便是利用海軍以牽制陸軍的表現，去年「二二六」之變，岡田內閣雖然終至瓦解，但那次的事變沒有演成嚴重的內亂者，事實上也是海軍盡了他們的保衛的責任，廣田的過渡內閣究竟只敷衍了一時，接着是宇垣內閣的流產，林內閣的畸形兒之產生，宇垣和林都是陸軍大將，宇垣是海陸軍中的保守派，林是所謂肅軍派是軍部中的第三種勞力，這流產內閣和畸形內閣的生產，便是分化陸軍內部的表現。

種這用海軍牽制陸軍，用陸軍的某派牽制某派的策略終竟是失敗了，結果是圖窮匕首現，現出了目前的近衛內閣來。

近衛文磨，據日本人說，是西園寺公的「祕藏子，」也是西園寺公的「最後一張牌」本來在去年「二二六」之變時，西園寺已曾決心把他這「最後一張牌」打出，叫近衛組閣，然而近衛那時辭退了，把他的代身廣田來代替了他。結果，到今年來在種種策略用盡之後，仍只好把「最後一張牌」打出去。然而，被打出了的這「最後一張牌，」却可憐，才是放大砲的一張牌。

近衛本來是一位貴公子，年紀也僅僅四十七歲，又是一位神經衰弱，患着失眠症的人，要希望有怎麼大的魄力，把誰也控制不了的日本軍隊控制起來，那未免也是一種奢望，然而近衛却完全成爲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傀儡）成爲了日本軍部的擴聲器，却也是出人意外的。

近衛是有高等教養的人，他在大學時期還曾師事過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河上

肇博士，近衛年青的時候，並曾做過些左傾的文章，壯年入貴族院，曾銳意於貴族院之改革，日本的有識者以爲這位貴公子是相當有爲，然而這位先生在日本的舉國仰望中一登臺，却完全成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日本軍部的擴聲器。

由這擴聲器中我們聽見了好幾次的播音了，說，中日的事件只有用軍事來解決，不准第三國干涉。說，要澈底使我們中國「屈膝」，失掉抗日的意志，最近日本讓院的臨時會議又開幕了，近衛的演說又是一次軍部意識的播音。

據說，「中國未能瞭解日本真正的意向，並盡力對日蔑視。一個國家不僅以敵視與輕蔑他國爲國策，且用之爲遂行國策之指導的原則，此實在世界史上未有之聞。」

這話我覺得很有趣，只消把「中國」和「日本」的字樣兌換一下，把「對日」改爲「對華」，那簡直就是我們自己所說的話。

又據說，「日本擬予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俾令其完全失去戰鬥的精神。」

如中國不能重新考慮，而對日堅持抵抗，則日本亦有長期周旋之準備。」

這又是「屈膝」放言的那一套了。

身爲一國的宰相，應該要過細籌一下一國的大計，一個國家臨到軍人專政的時候，便是那個國家走到末路的時候了

尾崎行雄的話令我們想起，日本軍隊實在是碰崖這座「崖」就却是我們中國。

尾崎行雄的話再令我們想起，日本的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多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明治時代的老一輩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連濱口犬養，齋藤，高橋那樣的人，似乎都已經沒有了。

「二二六」之變，在當時，我是住在日本的，日本軍部把東京播音局佔領了起來，用兵士提着槍逼着播音局員報告軍部所發出的消息。播音員的那戰慄而亢揚的聲音。聽起來真令人可憐。

近衛先生的幾次發言，都令我聯想到了那「二二六」當時的播音。

近衛先生，我們並不希望你發揮你青年時代的「幼稚病」，談什麼馬克斯主義的實踐，我們希望你耍真能體諒你的先生西園寺公望的苦心，至少要做到濱口，犬養，齋藤，高橋諸人的不怕軍部的氣慨，步着他們的後塵，爲你的祖國而死。

老實不容氣的說一句話，你假如「不能重新考慮」，「不把你「屈」在狂暴軍部之前的「膝」伸起來，日本是要亡在你手裏的。

我們所希望於日本政治家的，也是這樣，夠勇敢一點，救救你們的祖國！

飢餓就是力量

我們和敵人的抗戰已經快要半年了，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杭州，濟南，均相淪陷，在一般淺見的人看來，會以為我們是失敗了，但其實這正是應有的過程，我們是早已覺悟着的。敵人的軍事準備比我們高到得多，敵人之想兼併我們，處心積慮地已經經營了幾十年，而我們對於敵人的防衛準備是僅僅只有幾年功夫的。我們以幾年工夫的火迫的準備來和在新式國家的建立已經成功了的敵人抗戰，在短期間之內要想克服它，要想保持自己祖國金甌無缺，那在事理上是不可能的。我們唯一的戰畧只是在消耗敵人，只是在使戰期延長，戰綫延長，誘敵深入，使敵人終至於走到自行潰滅的一步。

敵人是外強中乾的，在支持其為近代國家的必要條件——物質的來源上，異

常缺乏。幾十年來是我們把材料供給了他，並以多量的消費促進了他的生產，因此，他的工商業便勃興了起來，蕞爾島邦便一躍而爲了世界的強國。這原因，我們如明瞭了，我們便絲毫也沒有悲觀的必要。有利於敵人的是對於我們的和平榨取，有害於敵人的是對於我們的武力侵畧。蠢悍的敵人，却採取了後一條路，他的收獲只是在淺見促進我們的覺悟，而斬斷自己的命脈。

歐洲大戰的結果很明顯地昭示我們，德意志帝國在當時並不是不強項，在戰事上也屢屢得到勝利，然而帝德結果是自行潰滅了。俄羅斯帝國在當時是世界八大強國之一，而長期戰爭的結果，帝俄也自行潰滅了。這使帝俄帝德潰滅了的是什麼，就是飢餓。飢餓驅迫了帝俄，帝俄的人民向他們本國的統制者反戰，結果是飢餓的力量克服了武力，飢餓產生了革命。日本的末路是明白地擺在那兒的。戰期延長，戰線擴大，必然使他的產業產生恐慌，早遲便有第二種的力量產生出來，和他現時的唯一的軍部力量相頡頏，而馴致社會的質變。是的，飢餓就是力

量。這力量在敵人是促進他的潰滅，而我們是促進我們的復興。我們受敵人的壓迫越甚，所失掉的土地越多，爲飢餓所迫的難民愈衆，我們對於敵人的敵愾便愈加強，而抗戰的力量便愈見增大。我們是在和敵人爭生死存亡，而敵人的生命的確確是操縱在我們的手裏的。

我們以前讓它生產所以它強項到現在，我們今後要叫它死。它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死在世界的面前。

抗戰半年來的結果，我們是給敵深入了，消滅了它的不可計數的兵力，火力，財力，敵人的內部已經在發生着動搖，四處都在醞釀着反戰運動，敵人的軍部正正用盡他的全力來加以鎮壓，連他們的內務大臣都由現在的海軍大將末次來充任了。這位末次是海軍裏面的法西派的領袖，據說，他不久還要驅逐日本的現任首相，取其地位而代之。日本的憲令是標樹着「軍人不干政」的然而他的現役軍人，就像把國際公法毀滅了一樣。而他們本國的憲令也一概毀滅了，繼之而起

的應當是已在醞釀中的議會制度的廢止，政黨的解散和金融機構的總崩潰，帝國主義的滅亡，這些滅亡，大約就在這像一九三八年之內便可以次第演出的。

抗戰半年的結果，我們自己的內部更見團結了，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更見堅強了，國際的同情也翕然集中於我們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已在太平洋上醞釀，我們絲毫也沒有悲觀的必要的我們只應該加緊團結我們的內部，組織我們的民衆，使民衆與軍隊緊密地打成一片，肅清漢奸，徹底擁護我們的蔣委員長領導着全民，爭取最後的勝利。

廿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

『克服三種悲觀』

——在港滬文化界聯歡會上演講——

自抗戰以來，已將近五個月了，這五個月當中，文化中心也跟着起了變動。以前我國文化中心是在北方，自蘆溝橋事變發生至平津失陷，我們北方文化中心，已失掉了作用，上海陷落後，上海文化中心又跟着失了作用，現在情勢，文化中心已經移到南方，移到珠江流域來了。不用說香港廣州是華南萃會的地方，××××××××××××××××××。但建立的責任，不是別人，而是當地文化界，這就是說：西南文化運動，應由西南文化界負責××××××××××××××××××××××，希望西南從事文化運動的人，鼓起勇氣，擔當這歷史使命，把重大

担子担起來！

目前因爲抗戰軍事局部失利，有了一般的悲觀現象，最嚴重的有以下三種：

一，對軍事的悲觀：有人看到失掉了許多地方，就發生悲觀情調，這種悲觀情調，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從事文化運動者，應該把這種敵人打倒，須知中國本來是弱國，是不得已而抗戰，我們所握到的利器是「決心」，我們爲求最後勝利，我們必需下決心，持久抗戰。雖然，我們失掉了北平，失掉了天津，失掉了上海，這並沒有失掉了全國抗戰的「決心」。即使我們失掉了南京，我們還一點不悲觀，將來萬一打到新疆，打到蘭州，我們也必抗戰到底，抗戰愈長久，我們就愈有利，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克服軍事悲觀情調。

二，外交的悲觀，有一般人對目前國際形勢，感到悲觀，他們看到現在意大利承認滿洲「偽國」，德意志要我們和日本講和，向日本投降，九國會議結果失敗。他們都覺得人家不幫忙我們，就感覺悲觀。我們要知道，意德軸心早已成立了

，不過當時沒有明白對我們表示，以敵人待我，現在他們已經明白表示，我們就用不着客氣了。我們對意德目前這種態度，應該看做對我有利的，因為免除了「笑裏藏刀」的危害，比京會議失敗，更不應該悲觀，日本不參加比京會議，一再拒絕比京會議的邀請，這也對我們沒有害處，假如當時日本聰明一點，參加會議，運用外交手段，弄出一個「分贓」和平辦法來，那就是我們的大害，所以比京會議這種結果，反是對中國有利，這何用悲觀？國際上如肯幫助我們的，我們當然歡迎，縱使不幫助我們，我們也要堅決抗戰，用不着半點悲觀，文化人對這一點要特別瞭解清楚。

三，歷史的悲觀，有許多老前輩，從歷史上觀察，以為中國政治文化，是由北而南，引證了許多北方統治南方的史實來說明，以為今日日本把北方搶去，我們是危殆了，故發生悲觀論調，雖然，中國文化發展的路線是從北方漸漸地移到南方，但是我們放眼看看歐洲的文化，都是由南而北，所以從北而南這個理論，

根本不能成立，我們可以看到文化開展得最早的地方，就是目前最落伍的地方。所以黃河楊子江已經成爲過去了，現在已是珠江文化來統治中國的時候了，這樣我們華南文化人不但不應該悲觀而且應該感覺責任繁重，加緊努力。

最後總結的說，我們用不着悲觀，我們大家要負起任務，努力幹去，幹到底，「最後勝利屬於我們」這一句話，半點沒有可以懷疑的地方。

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鐐銬

淞滬抗戰三個月，我們的軍事佈置，因為戰畧上的關係，暫時由上海附近向後撤退了。這撤退不用說並不是放棄上海，而是要更作猛烈的向敵人進擊的攻勢。我們的大上海在形勢上雖然陷入了敵人的重圍，然而在這三個月的抗戰期間已經有眼不能見的血肉長城建築了起來，環護着大上海的周圍，而我們居住在上海的同胞也是誓死不能屈服的。我們在敵人的包圍中要成爲一個地雷，要成爲一個潛航艇，等到時機到了，要在敵人的懷中爆發出來，把敵人炸破得四分五裂。

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所爭的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生存，並不必在一個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而在上海周圍的城市和土地的暫時失陷，在我們卻是可以紀念，可以誇耀的事體，敵人以百倍於我的火力進攻了我們三個月，

它的所得並不足以償它的所失。抗戰以來，敵人在上海所經營的產業已經遭了毀滅，所損耗的兵力火力已經不可計量，它的國家的實力已向全世界展示了出來，而它的殘暴，無恥，怯弱，卑劣，種種民族性上的弱點，也由它自己暴露得毫無餘蘊了。敵人究竟得到了什麼呢？我敢於保證，它所得到的是一副猙獰而又畏怯強盜面孔。

敵人是想奴化我們的，一面用着和平親善的假面具來蒙蔽我們，暗地裏進行着它的對於我們的滅種滅族的很毒的計畫。走私，賣白麵，賣紅丸，賣王道樂土，不知不覺之間在我們全國佈滿了它的間諜網，漢奸網，吸取了我們的脂膏還不足，還要毒化我們的血液，它的陰謀非把我們的種族滅絕不可。然而我們過於寬大，過於愛好和平，過於克己，過於以恕道待人的民族，近年來也漸漸地覺醒了，敵人見到了我們的覺醒，故爾發生了恐慌，假面具剝掉了，露出了它的猙獰的面孔來橫搶武奪。這有什麼呢？這只是愈見促進我們的民族的覺醒。聽着敵人的

飛機大炮的狂轟，聽着遭遇了敵人轟炸的無辜老弱的血嘯，聽着無數流離失所的難民的哀號，聽着白萬健兒們在火線上衝鋒陷陣的絕叫，聽着了這樣的聲音還有人不會覺醒的嗎？假如是有，那一定是漢奸。漢奸之多，我們不要害怕。因為明毒易禦，暗毒難防，平常漢奸潛伏着毒害我們，我們受了大害也不知道，等到漢奸露出了水面，那已經是漢奸減少了它的毒素的時候了。

敵人真蠢，它自己破壞了它的積年的經營，它自己破壞了它的積年的詭計。歷年來它趁着我們睡着，在我們身上纏了又纏的網子，自己用它的日本刀來替我割斷了。我們身上的腐肉，也就是由於日本人的毒化陰謀所生出的腐肉，也賴它的日本刀來替我們刮削了好些。不要看見我們遍體都在流血便害怕吧，這流血反是我們排洩毒素的機會，腐肉去了，使我們的新肌發育出來，也非經過一道流血不可。我們是絲毫也用不着悲觀的，勝利始終是屬於我們，我們所持的消耗戰術，要長期地消耗敵人。消耗敵人自然也要犧牲自己。但我們所犧牲的是什麼呢？

拿產業來講，是未脫原始性的束縛着我們發展的舊式產業，這和敵人的新式產業拚掉，在我們是毫不足惜。拿人數來講，我們多過敵人，姑且作爲一與二之比吧。我們就拿一千萬壯丁來和敵人拚，也要拚掉人五百萬。我們總要拚到和它決最後的雌雄。一時的勝負不足以動我們的喜憂，我們所繫念的是長期的抵抗。抵抗愈長，敵人的進攻愈猛，愈於我們有利。我們自己的犧牲是早在覺悟中的，最後勝利之屬於我們，是必然的事理，我們只咬緊牙關和敵人拚命，不悲觀，不躊躇，不畏怯，不中餒，拚到最後的勝利的到來。

勝利之必至是我們全民的信念。我們從事文筆的人，在這淞滬抗戰期中抗戰了三個月，也愈見把我們的信念增強了。我們現在隨着軍事部署的後退也有暫時由上海附近向內地移動並稍稍改變戰略的必要。因此我們的一部分也要暫時和上海同胞們告別。但同胞們請相信，我們決不是放棄了上海，也決不是停止了戰鬥，我們是希圖我們的戰鬥加更有效，而使上海成爲事實上的地雷和潛航艇。

我們要再說一遍，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所爭的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生存，並不是一個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們目前所失掉的並沒有什麼，只是做奴隸的鐐铐而已。

救亡日報在上海暫時停刊之前夜

沫若先生最近言論

所 版
有 權

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編者 熊琦

出版兼 離騷出版社

發行者 廣州長壽東路二十三號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 每冊國幣二角

敵兵陣中日記

火綫下的上海(報告文學集)

搖班到烽火(報告文學集)

現階段的青年運動

在困難中前進

日本人的反戰呼聲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

軍中隨筆

周恩來鄧穎超最近言論

戰時初中國文

收獲和教訓

持久抗戰與組織民衆

在轟炸中來去(再版)

中日戰爭預測(四版)

魯迅紀念集(再版)

中日戰爭與國際(再版)

毛澤東會見記

民衆武裝論

包身工

抗日將領印象記

夏衍 田漢 譯

彭啓一 著

周鋼鳴 著

離騷 社

離騷 社

離騷 社

謝冰瑩 著

離騷 社

汪馥泉 編

廖承志等著

郭沫若等著

郭沫若等著

汪馥泉編

汪馥泉編

夏衍 編

汪馥泉 譯

李華卿 著

夏衍 著

彭啓一 編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離騷半月刊創刊號

實價國幣一角

戰時初中國文 汪馥泉編

實價國幣四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948B

中華

2020

日

癸卯